

中外名人傳

(七十一)

中外名人傳
編輯委員會編撰
王治平主編

敬請指教，歡迎投稿。（稿約見一一八頁）

馮友蘭（一八九五—一九九〇）

近代中國著名哲學家

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哲學系主任

廣東大學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燕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與胡適同師事杜威

馮友蘭當代中國哲學家，「五四」新文化思想的啟蒙人物，和胡適同出於美國教育哲學家杜威之門，亦為杜威的得意門生。畢生苦學不倦，博覽群籍，精通經、史、子、集。著書立記，每有新義。被士林目為當代讀書種子。留有文、史、哲學著作數十種。

馮友蘭的大半生住在北京大學的「燕

南園」教授宿舍，顧名思義，「燕南園」即在燕京大學南面的院子，建於廿年代，一共十六棟，每棟住一家，中共建政後，大院子者一分為二，馮家也成了兩家。馮家院子裡有三株松樹，一株直立挺拔，一株低矮瘦小，另一株大小適中，主幹卻在高處形成折枝，虬枝如龍。馮友蘭在此住久了，乃命名其居處為「三松堂」，後來寫的回憶錄也名為「三松堂自述」。

馮友蘭，字芝生，一八九五年生於河南唐河縣祁儀鎮，一個小地主之家，其父為清光緒戊戌（一八九八年）賜同進士，曾任崇陽縣知縣，著有「復齋遺集」七卷，其伯父、叔父也都是前清秀才，家學淵源，一門書香。馮友蘭於六歲入家塾，熟讀三字經、論語、孟子、大學及中庸，後隨父至武昌，繼續攻讀周易、禮記、左傳

。一九〇七年，於其父崇陽知縣任內，隨教書師爺讀「桐城吳氏古文集」，閒時於其父簽押房翻閱所集書刊，讀到「外交報」而略知世界知識及國際情勢。

一九〇八年，其父病逝，馮友蘭隨母返回河南唐河，繼續於家塾中讀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一九一一年武昌革命成功，民國肇建，十六歲的馮友蘭考進中州公學中學班，僅讀了一年，次年轉學武昌中華學校，是年冬，河南省考選二十名學生至上海公學就讀，馮友蘭中選，於是轉赴上海，進入中國公學，因對邏輯感興趣，遂矢志哲學研究。後來他在「三松堂自述」中說：「我有一門課程是邏輯，所用的課本，是耶芳斯的邏輯要義。先來了一位先生，他公開地把這本書當一本英文讀本來教。……後來又換了一位先生。他倒

是有意要講點邏輯，可是他實在不懂甚麼是邏輯。我當時對邏輯很有興趣，就自己學習。這本書的後面有很多練習題，我就自己做練習。有一道題，實在做不下來了，我就去問這位先生。他想了一會兒說，『等下一次告訴你』。可是，他以後就不來了。當時在中國，稍微懂得一點邏輯的人實在是很少有。我學邏輯，雖然僅僅是一個開始，但是這個開始引起了我學哲學的興趣。我決心以後要學哲學。對於邏輯的興趣，很自然地使我特別想學西方哲學。」

考北大顯妥協性格

一九一五年秋，馮友蘭自中國公學畢業，考入北京大學，他本來報考法科，入學後轉入文科哲學門。這顯示他堅持理想，亦會向現實妥協。原來他本來要讀文科，在報名時一位辦事員告訴他：「你不如先報考法科，由法科轉文科，是沒有不準的，但是由文科轉法科就很困難了。將來你也許會後悔」，馮友蘭聽了他的話，考上法科，九月入學後，他終於轉入了文科。他這種妥協性格，在中共「文革」期間，再次發揮得淋漓盡致。

馮友蘭轉入文科，原欲學習西洋哲學，當時的北大文科雖設有「中國哲學」、「西洋哲學」及「印度哲學」三個學門，但西洋哲學只有一位周慕西教授，不久去世，馮友蘭只好就讀「中國哲學」門，老師有章士釗、胡適、梁漱溟等人。

一九一八年三月，馮友蘭與同學發起組織「北大哲學會」，以「商榷東西諸家哲學，啟迪新知為宗旨」。是年夏，他自北大哲學畢業，與同時畢業於北京女子師範的未婚妻任載坤同返河南開封，旋即結婚。九月任河南第一工業學校語文教師，並與朋友合辦「心聲雜誌」。

進窺哲學玄妙堂奧

一九一九年六月，馮友蘭由教育部考選留美，他為留美選校事宜去拜訪胡適，胡適告以「美國的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都是有名的，但是哈佛的哲學是舊的，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是新的」。於是他決心赴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哲學系研究。同年十二月，搭乘中國郵船公司「南京號」海輪由上海出發抵紐約，先從法伯(Faber)學好英文之後，於次年一月二十二日辦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入學手續，開始研究

西洋哲學。對於由北大到哥大的心志，他在自述中有所說明：

「我覺得在北大的三年收穫很大。這三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我開始知道，在八股文、試帖詩和策論之外，還有真正的學問，這就像是進入了一個新天地。在第二個階段，我開始知道，於那個新天地之外，還有一個更新的天地。……這兩個天地是有矛盾的。這是兩種文化的矛盾。這個矛盾貫穿於中國歷史的近代和現代。……從一九一九年我考上了公費留學，於同年冬到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哲學系當研究生。我是帶著這個問題去的。也可以說是帶著中國的實際去的。當時我想，現在有了繼續學哲學的機會，要著重哲學上解決這個問題。這就是我的哲學活動的開始。」

於是馮友蘭打算在哥大潛心研讀西洋哲學，並留意中西比較問題。初抵紐約時，研讀英文哲學史關於柏拉圖理型(Ideas)與質料(Matter)之說，便覺得其頗似佛教的真如與無明，因謂「人之思想，絕對相類」。

深研中西文化異同

在哥大讀書期間，他很用心的比較了中西文化的異同，並寫成論文：「為什麼中國沒有科學——對中國哲學歷史及其後果的一種解釋」(Why China has no Science: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and the Consequence of Chinese Philosophy)。一九一三年

，馮友蘭於哥大讀完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就是前述論文的再擴充，書名「天人損益論」(The Way of Decrease and Increase with Interpretations and Illustrations from the Philosophies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隨即

經加拿大搭船返國，暑期過後，他擔任中州大學教授兼哲學系主任與文科主任(即後來文學院院長)。按哥大規定，博士論文須正式出版，始能獲正式文憑，於是馮氏將博士論文改名為「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A Comparative Study of Life Ideals)。於一九二四年冬，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隨即獲哥大哲學博士文憑。同年，由劉積學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並被選為河南省黨部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

一九二五年九月，馮友蘭想繼續研究學問，託胡適向國立編譯館謀職，未果，乃南下廣東，任廣東大學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遇到香港大罷工，廣州也是一團亂

。乃轉赴北京，於一九二六年二月起，任燕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兼研究所導師，講授中國哲學史，又在北大大學兼授西洋哲學史。

一九二八年八月，國民政府改清華學校為國立清華大學，任命羅家倫為校長，邀馮友蘭至清華，擔任哲學系教授兼校務秘書長，直到次年二月，因同時教中國哲學史、知識論、倫理學，授課時數增加，辭校務秘書長職，專任授教，並於九月起，擔任清華哲學系主任。

此一期間，他選寫完成「中國哲學史」的寫作。該書上卷於一九二九年寫畢，先分贈師友徵求意見，其後，再於一九三一年二月，作為清華大學叢書之一，由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是年英譯《莊子內篇》於商務印書館出版。「中國哲學史」下卷則於一九三三年六月寫畢。這是他著作中很重要的一部書。

在英研讀馬恩著作

一九三三年八月，馮友蘭趁休假之便赴歐講學，於十月五日抵義大利，沿途遊龐培、那不勒斯、羅馬、佛羅倫斯、威尼斯、米蘭等地，於十一月底經巴黎抵倫敦

，住於大英博物館附近。此時乃依據「中國哲學史」寫成講稿十篇，先後往倫敦、劍橋、牛津、利物浦、曼徹斯特、伯明漢、格拉斯哥、愛丁堡等大學講學，並曾寄講稿給羅素，羅素復函表示歡迎來英向英人介紹中華文化，在英期間，於大英博物館讀馬克思及恩格斯的著作，頗受歷史唯物論的影響。

馮友蘭在英講學完畢，經波蘭、蘇聯而至布拉格，參加第八屆國際哲學會議，發表論文「哲學在當代中國」(Philosophy in Contemporary China)一文。會後，由威尼斯搭船返國。十月，出任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哲學系主任。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國哲學史補」上下兩冊，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一九三七年九月，抗戰展開，華北紊亂，清華南遷，與北大、南開合併為「長沙臨時大學」，馮友蘭隨校南下，十月，遷南岳，次年一月，寫成「新理學」一書。四月，武漢震盪，長沙臨大遷昆明，改名「西南聯合大學」，馮友蘭至昆明，逐篇撰寫「新事論」、「新世訓」、「新原道」、「新名言」、「新原人」，合稱「貞元六書」，後來均陸續出版。

一九四三年秋，馮友蘭在蔣夢麟家出

席國民黨員教授會議，會中他被公推起草致函蔣中正委員長，促其及早立憲。信中說：「睹一葉之飄零，知深秋之將至，……昔清室遲遲不肯實行憲政，以致失去人心，使本黨得以成功。前事不遠，可為殷鑑」。為此乃敦促實行憲政，以收拾人心。

一九四五年初，母喪，與乃弟馮景蘭歷萬難返鄉奔喪，寫「祭母文」有句：「維人傑之挺生，皆造化之鍾靈，但多傷於偏至，鮮能合乎中行。……惟吾母之懿質，集諸德之大成。八十年之人生，信始終之全完。備洪範之五福，宜無憾於人間」。此兩文，後來在文革期間成了他的「黑資料」。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西南聯大告終，各校遷返北平。一九四六年八月上旬，他應十一戰區政治部之邀，於該部的「學術講座」上演講「中國哲學與民主政治」，聽眾千餘人。他在演講中表示，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有四：第一、要有人是人的感覺，人有獨立人格，自由意志，彼此平等，不以任何人為工具；第二、對一切事物都有多元論的看法；第三、要有超越感，彼此互忍相讓；第四、要有幽默感，凡事成功不易，不成功就「一笑了之」。

此外，他並認為孟子說「人皆可為堯舜」、「堯舜與人同爾」，是最平等的思想；儒家不但不反對異，而且主張必須有異。他說：「中國哲學家實在具有此等（以上四種）見解和態度，對於民主政治的實行，的確是相合的」。

一九四六年底，馮友蘭赴美，任賓西法尼亞大學客座教授，主張「中國哲學」。次年，獲普林斯頓大學名譽博士學位，並赴夏威夷講學，於一九四八年三月回國，仍回清華園。當時，剿共局勢已逆轉，年底，校長梅貽琦出走，馮友蘭被推為校務會議臨時主席，主持校務。後來他在「自我批判」中表示：「我之所以在解放時沒有走，主要是由於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失望，並不是由於對共產黨的歡迎」。

陷共後被視為異端

一九四九年，中共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馮友蘭仍主持校務會議，至當年五月，清華成立校務委員會，他仍任校委會委員、文學院院長、哲學系主任，至中共統治略上軌道，他被認為思想與共產黨不合，於八月三十一日以「能力不勝」為由，請辭三項職務，卻被告知應好好反省

自己的反動言行，直至九月下旬，才以曾兩次參加國民黨，其間言行錯誤甚多為由，辭去一切兼職，只擔任哲學教授。此時他雖已在中共統治之下，但仍不自知，認為自己的學術地位仍被重視，其實，中共已多次要求其認真檢討過去，改造思想。爾後檢討，馮友蘭自認當時有兩點反動思想：

(一)我認為，我是中國人，人民政府是中國政府，我當然服從，但我不是共產黨，黨與我沒有直接關係。

(二)我既然服從人民政府，當然跟臺灣斷絕關係，但是不罵臺灣。「君子絕交，不出惡言。」我認為《禮記》這兩句話很有道理。

挨批一再自我否定

十月五日，馮友蘭致函毛澤東，表示過去講的是封建哲學，今後決心改造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準備以五年時間重寫「中國哲學史」。此後，他即主動參與中共改造，參加土改，接近群眾，痛批自己過去的一切。一九五二年，中共進行院系調整，馮友蘭被派往北大教書。一九五五年參加「肅反運動」，深切的自我檢查，

否定自己。一九五六年他申請加入共產黨，未獲批准，並在各種檢討會繼續挨批。一九五九年，他出版了「四十年的回顧」，否定過去，但中共並未放過他。一九六〇年北大哲學系所編「馮友蘭先生所授中國哲學史一課情況」一文中說：「馮是解放前帝國主義反動哲學新實在論在中國的販賣者，一貫敵視馬克思主義。解放後立場不變，一九五六年國際反共潮流氾濫，馮友蘭提出抽象繼承法與馬克思主義和黨的領導相抗爭，企圖使反動的資產階級哲學復辟。後來在形式上作過一些自我批判，實際上並沒有解決問題。一九五九年所寫《四十年的回顧》一書，乃是自我批判為名，對自己過去反動哲學思想大加吹噓和標榜。一九五九年我們決定由馮友蘭開辦中國哲學史課時，就是想讓他發揮一下反面教員的作用。……我們覺得這一年來，馮的反面教員的作用已經起到了，沒有必要再讓他逐堂講下去了。……下學期結束之後，不打算再叫馮開哲學史通史課，通史課全部改由黨員和青年教員開。」

可見他處境的艱困與尷尬。在這麼艱難的環境下，馮友蘭仍打起精神，撰寫「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二卷於文革期

間出版，文革期間，他備受紅衛兵抄家、批鬥、虐待，身患重病，只完成初步手術，醫院便不讓其住院，而且北大還成立「批馮聯絡站」，繼續加以批鬥。馮友蘭在這期間，又寫了許多自我批判和交代的材料。其後，他被利用來批林批孔。四人幫猖獗時，他曾經被江青拉去開會，並為詩為文。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病亡，四人幫垮臺，這些活動與詩文又成了被批鬥的依據。總之，這段時期他身不由己，身心備受折磨。雖然如此，仍堅持以「革新前進」、「保守倒退」兩條路線為綱，重寫《中國哲學史新編》一、二冊，並陸續完成爾後各冊，共計七卷。在萬般無奈之下，執筆為文，用「新我」否定「舊我」，馮友蘭飽受煎熬，苦悶之餘，常背誦古詩十九首，如「青青陵上柏，磊磊洞中石」等，聊以解憂。

改革開放重受尊敬

一九八〇年後，文革結束，中共改革開放，馮友蘭才恢復學術地位，重新受人尊敬。一九八二年七月應邀赴夏威夷參加國際朱熹學術會議，發表英文論文「宋明道學通論」。十月獲哥倫比亞大學頒贈文學博士學位。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北大哲學舉辦「馮友蘭從事教學科研六十年」，有友人、學生百餘人參加，場面溫馨。一九九〇年底，中國文化書院於北京圖書館舉辦「馮友蘭哲學思想」國際研討會，他已因老病衰邁，無法參加，而於十一月廿六日病逝，享年九十五歲。

馮友蘭與胡適同習哲學，同受業於杜威，都喜歡演講，然而胡適口若懸河，廿七歲已成名教授，馮友蘭因為口吃，語言表達相當差勁，所以除了講課之外，很少登台演講。而他講課也不甚高明，說詞雜亂瑣碎，蕪亂無章，令人不忍卒聽。不過，他執筆為文，動輒萬言，邏輯分明，章句清晰，為儒林所共讚。

不過，作為一個儒生，一位專研厚生經濟的學者，馮友蘭可算是一個成績最優等的人。他早年版稅所得，曾在北平購置產業，買了一棟相當有規模的住宅。這是純由舌耕筆耘起家的小資產階級地主，並不是剝削勞動階級而來的；但左派人士，也沒有輕易放過他。當革命軍北伐，統一全國之後，「王侯宅第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之際，有人問馮友蘭：「胡適、傅斯年、葉公超諸先生，都已由教書轉入

仕途，而且弄得很得法，你為什麼不嘗試嘗試？對你厚生經濟，當更有幫助！」他說：「我說話太慢，不能當政客。」這固是夫子有自知之明的說法。

葉公超常笑其口吃

葉公超曾任清華及北大教授多年，和馮友蘭素有深交，也最愛開他的玩笑，常對他說：「芝生：你家門牌多少號？我老是忘了。」馮氏絕不疑其戲謔，老實的答道：「二二二二……二號」，一連好幾個二，蓋其所居，為「二二號」也。於是左右之人，大笑不已。由此亦可見到馮友蘭本性老實忠厚！更有令人見笑者：他每次說到意大利法西斯的領袖「莫索里尼」時，用河南口音說：「莫索、莫索、莫索……里尼兒」，莫索了很久，才能出口。如說到「顧頡剛」（中國名史學家）其名時，也得「咕啣、咕啣、咕啣……剛」。尤其當他心煩意躁時，還要莫索……或咕啣……到一分鐘之久，更不免貽笑大方了。

古典文學大師，莊子專家劉文典（叔雅），一向恃才傲物，目空一切，對當時的最高領袖蔣中正亦不假辭色，劉曾對人說：「他校吾不得知，吾清華文科，實在

祇有兩個半教授。」人有問之者曰：「那兩個半？」劉笑曰：「寅恪一個，友蘭一個，我半個也。」有人謂：「劉文典這次真夠謙虛，自己祇算半個，對馮芝生反青睞有加。」不過，馮友蘭的學術成就，也的確當之無愧。（王澤遠撰）

黃尊秋（一九三二—二〇〇〇）

監察委員

監察院副院長

監察院院長

總統府資政

處事嚴謹公私分明

黃尊秋，本土政治家，曾任台灣各級法院推事、庭長、監察委員、監察院副院長、院長及總統府資政。

黃尊秋於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五日生於

台灣省彰化縣的一個農家，後來設籍南投縣。一九四五年光復初期，百廢待舉，安定社會尤為重要，遂於一九四七年考入中央警官學校特科就讀。畢業後，擔任基層警官，除暴安良，但他上進心切，服務之餘，讀書孜孜不倦，於一九五二年參加公

務人員高等考試，獲警察行政人員考試及格，奉派警察局服務，歷任巡官及課員等職，先後在東勢、南投、水里、玉山等地執勤，處事嚴謹，公私分明，待人寬厚，深獲地方人士讚揚。

然而黃尊秋喜愛讀書，矢志深造，努力自修，苦讀不懈，於一九五三年通過司法官高等檢定考試；翌年即以此資格參加特種考試甲級司法人員推事及檢察官考試，一舉成功。遂脫離警界進入司法官訓練所第一期，接受職前訓練，結業後進入司法體系工作。

一九五六年初，黃尊秋首任新竹地方法院推事，後調台北、高雄地院推事，並升任庭長。

一九六五年調任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推事。嗣後轉入檢察系統，出任台東地院檢察處首席檢察官。一九七一年轉任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推事兼庭長。

一九七三年轉調福建高等分院廈門分院推事。此時，黃尊秋服務司法界已長達十七年，無論審理案件，斷訟折獄，均本諸公平正義，仔細研置，毋枉毋縱。而其本人立身嚴謹，清廉自持，享有極佳的聲譽。

角逐監委高票當選

一九七三年，政府充實中央民意機關，選舉增額立監委，黃尊秋由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徵召角逐監察委員，獲高票當選，從此獻身司理風憲工作，在監委任內，彌足稱道者，是他律己甚嚴，行事謹慎而細密，而且說話不多，為一位「不在多言」的典型人物，但他任事勤勉，秉性剛正，深獲故總統蔣經國賞識，一再約見勗勉。黃尊秋在監委任內，多次擔任內政、司法法規及審計研究等委員會的召集委員，以其淵博的法學知識，協調同仁執行整肅官箴的工作，貢獻良多。一九八一年，監察院改選副院長，黃尊秋經全體監委一致推舉，膺選副院長。一九八七年復獲中國國民黨提名，當選監察院長，開創增額中央民意代表，出任五院院長的先例。

黃尊秋早在警官學校讀書時，即加入中國國民黨，隨著行政職位遷升，黨內職位亦由中央委員而任中央常務委員。監察院院長任滿，退而為中央評議委員會主席團主席，畢生為黨貢獻心力。

監院工作長達廿年

黃尊秋在監察院長任內，力謀革新監察行政，加速新舊委員經驗傳承，使監察院內朝氣蓬勃，工作效率提升，開前所未有的新風氣。同時，他對不合時宜的監察法規，予以通盤檢討修正，加強監察權的行使功能。對於院內的人事，他一秉至公處理，升遷黜陟，悉係依規定，並加強職員訓練，授以法律知識及工作技巧，以協助監察委員查案，提升監察效能，他又迎合新時代，推動監察院工作資訊化，提升議事品質。擴充圖書館的設備和書籍資料，使成為委員資訊諮詢中心。因此，監察院在他的領導下，不斷的精進，為我國監察制度樹立了新的里程碑。自任監委開始，黃尊秋在監察院工作長達廿年，於一九九三年任期屆滿交棒，由總統聘為總統府資政，直到政黨輪替，民進黨的陳水扁當上總統，他才卸除資政一職。

服務老人悲天憫人

黃尊秋平生勤奮好學，不斷的進修，經常手不釋卷，汲取知識，知能日增，加之品行端正，辦事認真，故能由基層警官洊升至五院院長之一，其成功洵非倖致。自監察院退休後，曾將其十七年司法官任

內，偵審實務精華，整理分析成帙，以嘉惠後人，可惜尚未終篇而不幸辭世。

黃尊秋為虔誠的佛教徒，畢生禮佛，經常誦經。他堅信宗教能淨化人心，造福社會，所以對任何宗教信仰均十分尊重。對於耶穌能放下身段，為人洗腳，尤所感動。他認為無論個人或團體，無法單獨存活於人群社會，為人洗腳，正是對他人和社會的一種回饋。一九八五年一月，他曾率領中華民國宗教團體訪問團及基督教訪問團一行四十人赴美國，參加雷根總統就職典禮。一九八六年，中外各宗教代表推舉他為世界宗教徒協會理事長，可見他為宗教界普遍愛戴，平日，他能把宗教信仰融入日常生活之中，獲此推崇，可謂實至名歸。

退休以後，黃尊秋懷有悲天憫人的情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他在台北近郊的深坑山區設置「健順養護中心」，為孤苦的老人服務。健順養護中心地處在群山環抱之中，有山有水，風景幽美，空氣清新，遠離塵囂，為一極佳的安養環境。尤其可喜的是，他的子女親戚，不乏名醫，常義務至中心服務，奉獻所學，遂使該處成為口耳相傳的最佳老年安養場所，屢

獲內政部頒獎表揚。

晚年，黃尊秋健步如飛，連隨從都跟不上，他從未料到自己會罹患肝癌。其實他小時患有垂直傳染的B型肝炎，病毒在他身上已存活了幾十年。

不煙不酒竟患肝癌

四年前，黃尊秋在一次健康檢查腹部照超音波時，意外的發現肝臟上有個小水泡，醫生對他說：「可能是水泡，也可能是肝癌。」黃尊秋不願相信有得腫瘤的可能，他不予理會。一年後，經醫生再三催促，才去追蹤檢查，結果原先的〇·一公分大，疑是腫瘤的水泡已變成一公分大的腫瘤。

黃尊秋乍聞醫生的診斷，不甘心多過害怕。他對醫生說：「肝癌大家都會害怕，聽到癌就像是人生的終結。但是這種訊息我沒有辦法接受。我不抽菸、不喝酒、不賭博、不打牌，生活那麼規矩，每天都有適量的運動，身體那麼健康，怎麼會是我？我覺得老天爺對我不公平」。

但是血管攝影、掃描各種檢查，都顯示沒有錯，是肝癌，黃尊秋硬是不相信，在台大檢查還不夠，又跑到別的醫院去檢

查。「以前親戚、朋友只要發現肝癌，進醫院後回來的人很少，我真的不願意相信自己是肝癌。」

經過自己多方研究、和醫師討論，黃尊秋不喜歡肚子被挖洞，所以決定酒精注射（在腫瘤部位注射純酒精，使腫瘤細胞內蛋白質凝固、壞死）而不開刀。

但是因為腫瘤位置靠近血管，酒精注射無法徹底破壞腫瘤細胞，又過一年多後，追蹤結果再度發現三個小腫瘤。「這次的徬徨不知所措，」黃尊秋說。他的孩子們著急地躲在廁所裡哭，他自己則為孩子們的孝心感動地躲在被窩裡流淚。

慌亂之下，開始有很多人介紹他各種祖傳祕方，不過，他都不敢吃。因為，經過他的查證，有人吃了雖然腫瘤確實消了，但是沒多久就再度復發，不可收拾。

有朋友安排他到日本治療，黃尊秋還是選擇在台灣手術切除。「三個腫瘤還滿漂亮的，」他笑了笑。手術後近一年了，經過三次的追蹤檢查都很正常。

黃尊秋又開始爬山、做外丹功，每天到中正紀念堂運動。臉色紅潤的他，自信腳力一定勝過年輕人。

但是病魔還是沒有放過他，一年多後

，奪去了他的生命，享年七十九歲。

子女有成服務社會

黃尊秋的夫人阮粹蘭女士，全心奉獻家庭，相夫教子，使他無後顧之憂，一心意在事業上衝刺，在學術上下功夫。他們育有三子兩女，兒子黃禎祥、黃禎憲、黃禎淦都是醫生，救人濟世，口碑載道。

女兒黃昭順、黃淑媛都是藥師，學有專長，長女黃昭順追隨他的腳步從政，連任高雄市三屆立法委員，並曾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婦女工作會主任、中央常務委員及中央政策委員會副執行長，問政內容深而且廣，思慮縝密，深具乃父之風。（趙淑德、孫如農撰）

克勞塞維茨（一七八〇—一八一三）

普魯士軍事理論家

天才型軍事理論家

克勞塞維茨（Karl Von Clausewitz）普魯士軍事理論家，其著作「戰爭論」，為近世軍事名著。他是有史以來第一位全方位的軍事研究者，強調政治、經濟、社會

及人員素質，在軍事上跟戰略戰術和戰技訓練同等重要。他的軍事理念主張對敵人全面摧毀。

克勞塞維茨於一七八〇年生於普魯士的勃吉 (Burg Prussia)，其父為一名普魯士軍官，曾隨菲特烈大帝南征北討。由於生於軍人家庭，很早期接觸軍事，十二歲開始學習軍事技能，隨即加入普魯士陸軍，一八〇三年自普魯士陸軍官校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並成為校長沙斯普士特的得力助手。當時，沙斯普士特正奉命改革普魯士軍制，強化軍隊，但沙斯普士特的改革工作，受到守舊軍官的阻撓，師生二人有志難伸。年輕的克勞塞維茨擺脫教職，欲到戰場一試身手，乃告別恩師及官校，隨軍作戰，參加普法戰爭，可惜未能立下戰功，反而在耶拿戰役中成了拿破崙的俘虜，在法國戰俘營度過三年囚徒生活。亦從此使他欣賞拿破崙的軍事天才，雖仍抱有敵我意識，痛恨拿破崙，但已能對拿氏的作戰方法作客觀平實的分析。被俘歸來的克勞塞維茨，在普魯士軍中仍鬱鬱不得志，仍從失敗的教訓中，擷取精要，析論得失，寫下他的千古名著「戰爭論」一書。

滑鐵盧痛擊拿破崙

一八〇七年，克勞塞維茨再次參與改革普軍，重建軍制，重新練兵，並成為陸軍統帥沙倫赫斯特上將 (Gen. Scharnhorst) 身邊的重要參謀，負責練兵大計。一八一二年普法締結同盟，普皇菲特烈威廉三世對拿破崙卑躬屈膝，百般奉承，使克勞塞維茨大為不滿，除上書抗議外，並與其三十餘位軍官集體辭職，遠走俄國，加入俄軍，成了俄軍的軍事顧問。法軍征俄時，他曾在布羅地諾 (Borodino) 對抗拿破崙麾下奈伊將軍的參謀長另一位軍事名家約米尼，親睹法軍在周密策劃下，安渡貝爾濟納河 (Berezina)，留下深刻的印象。這次渡河攻擊計畫，就是約米尼的傑作。普法聯盟之後，法皇拿破崙以君臨天下的姿態對待普魯士國王，一副征服者的嘴臉，引起普魯士人的不滿，普魯士重臣亦對普皇菲特烈威廉三世頻頻施壓，促其擺脫法國。普王被迫撕毀和約，於一八一三年再次對法宣戰，克勞塞維茨秉於愛國熱忱，立即兼程自俄返國，加入普軍，當時法國已因征俄遭逢風雪，困蹙而歸，元氣大傷，終在滑鐵盧會戰中，遭到致命的

一擊。滑鐵盧會戰中，克勞塞維茨擔任第三軍團的參謀長，謀劃獻策，雖無赫赫戰功，但普軍揚眉吐氣，他亦與有榮焉。

戰爭結束後，克勞塞維茨開始軍事學的研究，他重寫早先的著作《戰爭論》(Von Krieg)，並擔任萊因州新成立軍團的參謀長，一八一八年他被任命為陸軍大學的校長，晉升少將。

由於克勞塞維茨曾有出走俄國的紀錄，普王和陸軍的保守分子從此不再重用他，因而在少將軍階上被閒置了十二年，一直未再升更重要的職務，遑論大軍元帥了。不過，他在仕途上的失意，卻使他有更充裕的時間，從事戰史、戰例的研究，他對戰爭的本質，有十分精闢的見解，他認為「戰爭是政治的現象」，戰爭為政治目的而進行，戰爭的後果，亦具有政治的意義。

全方位思考大戰略

克勞塞維茨在軍事學上最獨有的創見，是他認為戰略計畫不能以純軍事的眼光作判斷，也不能純用軍事手段來解決，必須輔以其他政經及社會條件，才能竟其全功。他的這一論點啟發了後世「大戰略」

的思想，成了策劃軍略的基本要素。

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的理論，由老毛奇元帥發揚光大，老毛奇是普魯士的名將，他以克勞塞維茨的思想架構，做為指揮大軍、擬定戰略的根據，打了三次大勝仗，而成為「德軍建軍之父」，但老毛奇不敢專美，反而處處宣揚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稱讚書中的理論。使這本兵學鉅著為之洛陽紙貴，也使克勞塞維茨被認定為德國軍事思想的靈魂。

有名的「希里芬計畫」，即以克勞塞維茨所主張的「目標集中，兵力集中」、「行動採取最大速度」的兩大原則，做為計畫的精神，這使他的思想在德國近代建軍史上，占有極重要的地位。克勞塞維茨一面強調防禦是戰爭的較佳形式，一面又指出，只有攻擊才能達到戰爭的積極目的。這種攻、守互用的戰略思想，與約米尼「內線作戰」的思想，異曲同工，從歐洲到美洲以至東方國家，百餘年來的戰爭，攻、守一體的模式，被大量採用，就是克勞塞維茨理論的發揚光大。

一八一八年後，克勞塞維茨除任陸大校長外，並成了普魯士宮廷的軍事講師，他將「戰爭論」濃縮為「戰爭原理」，為

皇太子及貴族子弟講授軍事學，可惜這種際遇並未能改變他的命運，始終株守原地，未獲重用。

克勞塞維茨認為戰爭不能以「計畫」來主導，因為戰場狀況瞬息萬變，「計畫」將使兵力的運用受限，最佳的計畫即是掌握戰場上的不確定性 (Uncertainty)，這說法是西方近代戰爭情報戰的發軔。

克勞塞維茨喜歡將戰爭與繪畫相提並論，稱為「戰爭藝術」。他的戰爭思想已脫出純軍事範疇，而摻入倫理學、哲學、天文學、心理學。他以「頂點」(Culminating Point) 的觀念，來說明臨機應變的重要性，他說：「除了兵力的適時集中、機動以外，最具有支配性、控制性的還是作戰的意志。」他特別注意戰況危急，戰爭失利，指揮官所應採取的作為，是如何從劣勢中扭轉不利，就是用意志力及有限兵力，採取積極行動，判斷敵人的弱點，予以致命的一擊。但他也不是個絕對攻勢主義者，他認為支配戰爭的「窮極法則」，是以破壞敵人戰鬥力為最高原則，即使是弱者，對於優勢的敵人，也有公平的抵抗機會。戰爭本為屈服敵人意志，實現自己意志，所使用的暴力行為。

克勞塞維茨的戰爭學，為近代西方兵學中最重要的戰爭哲學。他在「戰爭論」中有一段話，得吾人深思。

他說：「政府必須體認，國家的命運不能寄托在單一的作戰結果上，縱然是決定性的會戰，在面臨失敗之際，也會因內在無窮的意志，與敵人攻勢的不能持續，而有轉機。因此，無論這個國家是如何弱小，它仍不應放棄最後的努力，否則無異未戰先敗，不戰而屈。」

他與約米尼對「全民戰爭」都有共同的想法，重視社會支援戰力，這與他們的戰爭經驗自然有關。但對東、西方國家的啟發與影響，則毋庸置疑，所謂「後備動員」制度，即源於斯。

一八三〇年，克勞塞維茨有了鹹魚翻身的機會，調任砲兵指揮官，不久，又升任波蘭軍團的參謀長，遺憾的是，他長才尚未發揮之時，翌年，便因感染霍亂而與世長辭，他的皇皇鉅著由他的妻子出版，卻不曾暢銷，直到一八五六年後，才在老毛奇元帥的力薦下，而成為兵學典範。

克勞塞維茨一生都在陸軍中度過，沒接觸過海空軍，所以他的論點偏頗陸軍，而他的軍旅生涯中，也未曾觸及後勤參謀

業務，更未擔任過大軍作戰的指揮官，所以他對補給線等後勤問題，未加著意。不過，這並未使他的名位地位受到影響，近年來，有人將他與我國的「孫子」並論，稱許他為德國的「孫子」。(張明文撰)

黃信介 (一九二八—一九九九)

台北市議員

立法委員

民進黨黨主席

留日少年半工半讀

黃信介畢生從事地方自治運動，為台灣民主運動的先驅，曾任台北市議員、增額立法委員、民進黨兩屆黨主席。「美麗島事件」後，身羈囹圄，判刑十四年，坐牢八年後，由總統李登輝特赦出獄，仍繼續推動民主改革運動，成為反對運動著名的領導人。

黃信介，台北市人，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日生於台北大龍峒，其父黃火炎，為老牌國民黨員，黃信介為其次子，自幼性格豁達，好冒險，與朋友相交，坦白而又至情至性。年十二，因戰亂以致政經波動

，家道中落，乃獨自一人遠赴日本，半工半讀，渡過冒險的少年求知生活。一九四六年二次大戰結束，日本戰敗投降。台灣光復，黃信介結束在日的工讀生涯返台，二十一歲考取國立北京大學，本欲至大陸進修，經輝煌的學歷而求聞達。不料事與願違，因國共開戰，烽火遍地，不久，更山河變色，大陸陷共，只好回頭就讀台北行政專科學校，後來改制為中興法商學院，他又修畢大學課程，取得學士資格，從此與戰後的台灣結成不解之緣。廿六歲時與張月卿結婚，育有兩男三女，夫妻攜手共同渡過威嚴時期的嚴峻歲月。

獻身黨外民主運動

黃信介歷經日本殖民統治之苦和國民黨戒嚴專政之厲，始終不改為民主奮鬥的理念。他幼年受到自廿年代以來「台灣議會請願運動」的影響和「文化協會」的啟蒙，加上「治警事件」、「二林事件」、「台灣鐵工所事件」的衝擊，這些日治時代台灣的先覺者，引導他由提出台灣人的要求，逐步進展到樹立台灣人尊嚴的近代民主運動，追求台灣人在政治、經濟及社會上真正的公平和正義。

台灣先覺者推行的是中華民族的民主運動，強化對孫中山先生革命的認同，也強化對漢民族的認同，這是二次大戰後，台灣人民熱烈歡迎回歸祖國的原因。但是光復初期的「二二八」慘劇，台灣菁英被掃除殆盡，戒嚴體制又剝奪了許多基本人權及組黨權利，雖是防共滲透及穩定大局必要的手段，但仍使若干人覺得如處在寒冷的冬天，於是出現以「黨外」為名的「民主運動」，黃信介自始即是其中的健者。

台灣光復早期先實施縣市以下的民主實驗，黃信介青年時期即熱心助選，並與「黨外人士」廣泛接觸，三十三歲初次當選台北市議員，即熱心參與雷震、高玉樹、李萬居、郭雨新等人籌組「中國民主黨」運動。但雷震被捕後，黃信介、李秋遠、李福春等少壯派仍繼續維繫串聯組黨活動，直到蘇東啟、許一君、陳益勝、黃華相繼被捕後，組黨運動才幾乎完全停頓。黃信介對大陸的態度如何？由於他未曾表態，只有由想像中得之。他早期曾欲赴大陸就學，可見青年時期對中國是認同的。他的胞弟黃小英先他一步到大陸，於一九四八年至杭州，就讀浙江大學農學院

農化系，後來轉讀醫學院。由於當時正值「二二八事件」後不久，從台灣到大陸讀書的學子，對中共不免幻想，大陸陷共後，黃小英及幾位台籍同學都參加了解放軍，而且表現積極，黃小英後來成了中共全國政協委員和浙江省常委，可見黃家一直有認同中國的傳統。

創辦雜誌挑戰戒嚴

一九六九年，黃信介當選補選立委，本可幹一輩子，但他毅然辭職，毫不戀棧。

自一九七五年起，黃信介逐漸在黨外人士中崛起，是年八月「台灣政論」創刊，由他任發行人，康寧祥任社長，張俊宏為總編輯，這是繼「自由中國」和「大學雜誌」後，純粹由台灣知識青年與傳統黨外運動者首度攜手聯合創辦的第一本最具影響力的雜誌，發行之後迅速成長，兩個月後，發行量已由一萬本升至五萬本，而且每期皆須加印前數期，很快地，雜誌社儼然有如黨外總部。這種情勢自然不能見容於國民黨政府，於是年十二月底增額立委改選後，該雜誌遭停刊處分。

一九七七年，台灣舉行五項公職選舉

，黃信介組織黨外後援會，促成黨外連線，於選舉中獲得重大的收穫。一九七八年增額立委與國代，他進一步組成「黨外助選團」，提出共同政見，組成聯合競選總部，負擔一切費用。但這次選舉因中美斷交而停辦，黃信介恐人才四散，登高一呼，把黨外組織外，指定許信良、張俊宏等五人小組，負責聯繫，凝聚力量。至此，他的草莽氣度與崢嶸俠骨已形成獨特的領袖氣質，儼然是反抗威權的象徵，而是台灣反對運動惟一的龍頭。

餘人被捕。黃信介經軍法審判，處刑十四年，被打入監牢，於一九八七年獲特赦出獄。

出獄成民進黨龍頭

在他坐牢期間，受難家屬及辯護律師繼續從事黨外活動，造就了日後陳水扁、謝長廷等政治領袖，彼等於一九八六年九月廿八日在台灣創設本土性的政黨——民主進步黨，這個黨自然與「美麗島政團」一脈相連。次年，黃信介出獄後，很快的即成為民進黨黨主席。由黨外發展史來看，他實在比任何一位民進黨主席有更深厚的感情、體認與貢獻。任內，他致力解決黨的財務危機，努力建立黨的典章制度，採取黨內初選制，融合議會路線與街頭路線。在國會全面改選和總統直選的吶喊中，他走到第一線帶頭靜坐；同時卻又排除萬難，力主參加國是會議，並以民進黨所提出的「民主大憲章」為基本架構，廣邀海內外野人士，組成在野改革聯盟，終使國是會議接受「總統由公民選舉產生」的共識，而為總統直選制度奠立最堅定的基礎。

黃信介領導黨外民主運動奮鬥二十年

後，包括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國會全面改選、省市長民選、總統民選、確保言論結社自由等皆一一實現，這些是他畢生奮鬥追求的成果。他自一九八八年起擔任民進黨第三、四屆黨主席，為民進黨建立運作制度，參與團政大計，始終慈悲任事，幾度折衝協商於政黨政治深化的時空，予民安全的感受，「信介仙」古典樸實的為政風格及豪爽不羈的政治語言，自比草莽，慷慨解囊見真性情；他很敢言，口出劍光而不傷人。他也顧大體，識時務，例如力排眾議，出任李登輝總統聘任的國統會副主委，也接受總統府國策顧問及資政聘書，他認為由體制內發聲，是民主運動不可或缺的一環。

草莽氣質俠骨柔情

一九九一年，六十三歲的黃信介重回立法院，以「請與我一同告別舊時代」發表辭職演說，呼籲老法統一同引退，將歷史缺憾還諸天地，與台灣人民同行於急促叩門的新時代中。他的呼籲得到回應，大陸選出的老立委及老國代紛紛退職，促成國會的全面改選。一九九二年底立委選舉，因為從黨外到民進黨，向來沒有人能

在花蓮當選立委，那裡是民進黨第一級高難度選區，因此民進黨，中執會敦請最高知名度的黃信介去開拓，亦即「元帥東征」。他以民進黨不分區國代身分參選，開票結果，以微弱差距落選，但抓到國民黨作票證據，經法院判決當選，是五十年來民進黨的第一次，而他因此再度成為新立委。

多年來，黃信介在民進黨內調和鼎鼐，以靈活的手腕及和藹的態度，擺平黨內林立的山頭，不同的派系和立場各異的路人馬，維持住全黨統一團結的形象。一九九六年起他獲李登輝禮遇，聘為總統府資政，直到一九九九年辭世為止。

黃信介傲嘯江湖，俠骨柔情，與夫人鵝鶼情深四十餘年，夫人端莊賢淑、溫婉內斂，教育兒女不辭辛勞，黃信介倚持家庭摯愛，遂無驚於政局風浪。其夫人不幸於一九九六年辭世，身前有二男黃至德、黃至君，三女黃文柔、黃文威、黃文久，服務社會皆屬崢嶸，兒女婚嫁，美滿融樂，堪慰平生。（黃金文撰）

李振廷

(一九〇八—二〇〇〇)

國民大會代表

小學教師嚮往革命

李振廷，原名李今興，字振廷，山東平原人，一九〇八年（民前四年）一月十八日生於平原大馬莊，為當地望族，其父李學海，為人豪爽，樂善好施，為鄉人所推重。李振廷為長子，自幼聰慧好學，為其父所鍾愛，視為「千里駒」。六歲啟蒙，誦讀四書五經等古典文籍，十歲後離家，負笈平原縣城就讀中學，畢業後考入山東省立第三師範學校，於一九二五年畢業，奉派為平原縣立第四高等小學教師，後來升任訓育主任，誨人不倦，培育家鄉子弟，卓有成績。

李振廷教學之餘，留心時潮，對國民革命十分嚮往，一九二六年，由崔學信、李清淮兩人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以教師身分作掩護，暗中從事農民運動，在平原縣境發展組織，宣揚三民主義，號召父老響應國民革命。一九二八年國民革命軍北伐，進佔魯南，泰安以南迅即底定。原據山東之北洋軍閥張宗昌部退守平原，李振廷不顧危險，派得力幹部赴泰安，與北伐軍第四軍繆培南部取得聯繫，並在平原縣集合地方武裝五百餘人、紅槍會五百餘人

策反孫傳芳部五百餘人，共約有二千人的兵力，於同年五月三日於平原縣城舉義，策應北伐軍進擊，逐走張宗昌的殘部，克復平原縣城。五月底，出任平原縣黨部委員兼農民協會常務委員，任內為提升行政水準，安定地方秩序，辦理鄉保長訓練班，培訓基層幹部，服務桑梓及鞏固基層政治。

抗日戰起投筆從戎

由於李振廷是教師出身，特別關心教育，乃透過黨組織協助教育部門建立教育制度，統籌教育經費，開山東省教育經費統籌統支的先河，此一建樹，曾蒙當時的國民政府中央傳令嘉獎。到了一九三六年，李振廷重回教育界，出任平原縣立中學教務主任兼平原縣合作社及聯合社理事，遵行三民主義的理想，推展鄉村合作事業，繁榮農村經濟，正擬大展鴻圖之際，不料盧溝橋的槍聲，掀起全面抗戰，烽火燎原，平原已成戰區，李振廷只好棄教，投筆從戎，參加抗日聖戰，於一九三七年出任第三集團軍戰地工作團少校隊長，率隊參加徒駐河及南河南岸戰役，支援國軍正規部隊，痛殲敵寇。一九三八年轉任第五

戰區宣慰團少校股長，巡迴戰區動員民眾，執行焦土抗敵政策。接著又任山東省政府魯南戰地工作團少校股長，此時寇患已深，李振廷隨團參加魯北、濟南、泰安、兗州、台兒莊及徐州保衛戰，浴血作戰，奮不顧身。徐州失守之後，隨軍突圍，輾轉蘇北、皖北，且戰且走，而到達河南東部的新蔡縣，苦戰四十餘日才告突出重圍。

血戰多次重拾書本

李振廷作戰突圍後，隨軍撤至武漢，考入中央幹部學校（政治大學前身）重拾書本，於武昌珞珈山學習革命理論，在學期間曾親聆老總統、時為委員長的蔣中正訓話，革命救國的信念益堅。後來，日軍迫近武漢，學校南遷，李振廷卻奉蔣中正命令回山東敵後，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山東支團，次年出任三民主義青年團臨清區團部幹事兼書記，又兼山東省政府魯西行政特派員，集黨政要務於一身，一九四〇年，中央政府以濰縣為膠東重鎮，為敵偽覬覦的戰略要地，乃調李振廷為濰縣區團部幹事兼書記，任內組訓青年，結合民眾，壯大抗戰力量，貢獻卓越。一九四四年

轉調三民主義青年團山東支團部第二組組長，綜理全省青年訓練。翌年秋，抗戰勝利，日寇投降，李振廷抗戰有功，獲中央政府頒授勝利勳狀「功在國家」一紙，勳章一枚，山東省政府亦頒給抗戰勝利紀念章及證書。

當選國代克盡厥職

一九四六年三民主義青年團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李振廷當選山東省代表，赴廬山參與盛會。會後，奉派為中國國民黨山東省黨部視察，並膺選為山東省農會理事。一九四八年政府頒行憲法，實行憲政，選舉國大代表，李振廷當選為山東省農會代表，赴南京出席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於建立農業組織系統、改進生產方法方面頗有獻替。一九四九年剿共局勢逆轉，李振廷隨國大來台，全力執行國大代表職務，出席歷次會議，盡心盡力，並在第三、第四次會及第一次臨時會中當選國大主席團主席。於國大任職期間，一度於東南長官公署擔任要職，長官公署撤除後，出任台灣省黨部設計委員，同時擔任圓山軍官訓練團及革命實踐研究院的上校政治教官，為強化國軍將校幹部的政治認識

作指導。後來國民大會成立憲政研討會，李振廷當選為委員，亦膺任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對國家大政藍圖，屢有獻言，直到一九九一年響應首屆民意代表退職號召而退休，歸隱田園，安享餘年。

李振廷一向生活簡樸規律，青壯年時期為抗日跋山涉水，備極勤勞，故而身體健康，老而彌堅。退休後與老友茶酒對弈，閒話桑麻，縱論古今，興味無窮，不幸於二〇〇〇年病逝，高齡九十有四。（劉先軍撰）

胡博淵（一八八八—一九七五）

國民政府實業部首任礦政司長

國立中央大學教授

國民政府經濟部技監

交通大學貴州平越分校校長

南洋大學理工學院院長

馬來西亞大學客座教授

胡博淵，字鐵先，民國前二十四年（滿清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年）六月二十二日生於江蘇武進縣周橋鎮大庄里，為邑人首位獲得美國博士學位。其祖先世代詩書傳家，望重鄉黨，胡博淵小時即聰明過人

，先讀經史，後習科學，年未及冠，即考取唐山路礦學堂，畢業後復於民前一年考入上海游學預備班，越二年復入選清華庚子賠款官費留學美國麻省理學院，專攻礦冶，民國六年畢業時，北洋袁世凱有意開發新疆石油，胡博淵乃入匹茲堡大學再度深造，旋獲石油工程師學位，並留美國任各大規模鋼鐵廠冶金學技師，於是學驗俱豐，科技亦告大成。

民國九年，胡博淵奉召回國，派任北京龍煙鐵礦廠工程師。民國十三年轉任湖北大冶鐵礦廠工程師。迨民國十七年實業部為加強國家建設成立礦政司，主管全國礦業開發事宜，胡博淵就任第一任礦政司司長，擘劃開發，長才展布，為國盡籌，厥功至偉，當時有一礦主，賄賂大洋十萬元，胡氏嚴拒痛斥不法，一切秉公處理，清廉令人欽佩。民國二十三年轉任國立南京中央大學教授並兼實業部技正四年。民國二十七年對日抗戰，政府西遷，就任經濟部技監歷時十年，並兼經濟部西昌辦事處主任，及西康鋼鐵廠籌備處主任。民國二十九年至三十四年，又兼貴州平越交通大學分校校長，作育科技人才，俊彥輩出。迨抗戰勝利，國家百廢待舉，行政院派

胡博淵前往美國考察，並兼遠東礦冶考察團中國技術顧問。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淪陷，政府播遷台灣，胡博淵由美返台，就任國立編譯館董事，並兼臺灣鋼鐵廠技術顧問及工礦公司技術顧問。民國四十年再度赴美進哥倫比亞大學礦冶研究院任研究員四年。民國四十四年赴星加坡，應南洋大學禮聘為理工學院院長，翌年轉任馬來西亞大學工學院客座教授先後八年，於民國五十二年退休，初居吉隆坡，因其虔敬禮佛，後卜居星島，寄寓龍山寺，曾作詩一首：

奔走風塵興不窮，退休數載念未空。
東坡瀟洒居靈隱，不佞愚鴛學臥龍。
黃卷紅魚堪養性，晨鐘暮鼓醒盲聾。
既無車馬擾文思，更有幽庭花木叢。

民國六十三年春，胡博淵因年邁身體日漸衰弱，偶染疾恙，輒臥床不起，其唯一可以連繫之長孫胡志鈞，適於是時卒業其祖父之母校麻省理學院獲碩士學位，得訊赴星加坡探視，親侍起居二閱月。稍癒，遂返美供職於通用電氣公司任太陽能研究工程師，科技之家，箕裘得紹，胡博淵至感欣慰。

民國六十四年一月胡博淵突患中風重症，經親友急送陽伯醫院救治，雖轉危為

安，惟週身動彈艱難，後遺症未消除，至受折磨。長孫復飛星島探視，因工作不獲久留，二週即匆匆離去，雖有同鄉友好照顧，終以體力不支，病況轉劇，不幸於民國六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時一刻逝世，享年八十有八。遺著有回憶錄「曉晴齋散記」之刊行，藉留永念。

胡博淵退休期間，曾數度來台，探訪舊友與交大平越過去畢業學生，並旅遊、演講、撰文，風采逸趣不減當年，茲忽聞噩耗，在台朋儕及學生莫不哀傷，因此在清華大學台北辦事處月涵堂舉行追悼會，所有參加人士，共感人琴之痛。（王道平撰）

詹姆斯狄恩（一九三二—一九五五）

美國電影演員

母親早逝姑媽撫養

詹姆斯狄恩 (James Dean)，一九三二年二月八日生於印地安那州馬里昂，一九五五年九月三十日卒於加州帕索羅伯斯，得年二十四，生平演出戲劇四齣，電視

劇二十二齣，電影八部。

詹姆斯狄恩出生的時候有八磅十盎司重，依照他如此的初生體重，多數人都會相信他長大後必定是個大個子，然事實上他並不是，有的記載說他身高五呎六吋（一六八公分），有的記載說他身高五呎十吋（一七八公分），但所有的書都公認他有一對灰色的眼睛，小鼻子，骨架也細小，走起路來的時候兩肩前傾。

他的父親溫頓狄恩是個教友派信徒，職業是鑲牙師，他認為一個人要生幾個小孩，應該根據他所能供養的能力而定，詹姆斯狄恩的本名叫吉米狄恩，他是溫頓狄恩唯一的孩子。詹姆斯狄恩的母親名叫密爾綴德威爾遜狄恩，是個衛理公會派教徒，她常常寫詩，但仍把她多數的時間都花費與詹姆斯狄恩在一起。

一九三六年「退伍軍人協會」把溫頓狄恩調到了洛杉磯，他們搬到洛杉磯以後，詹姆斯狄恩的母親想出了一個遊戲，這個遊戲後來為詹姆斯狄恩所深深喜愛，它的玩法是詹姆斯狄恩在睡前把他的願望寫在一張小紙條上，然後藏在枕頭底下，待他睡著之後，他母親就把這張小紙條取出來，第二天她就儘量想辦法使他的願望實

現。她寵壞了詹姆斯狄恩，結果因為患了癌症，很早就去世了，那時詹姆斯狄恩才九歲，後來詹姆斯狄恩總是如此說道：「在我九歲的時候我媽媽就死了，那也等於殺了我，她要我怎麼辦？所有的事情都讓我自己來做嗎？」他母親的逝世使他內心深為悲痛，有許多跟他熟識的朋友都如此說道：「他的悲痛和怨恨，簡直是從腳尖充滿到頭頂。」

在詹姆斯狄恩的母親死了之後，他的祖母建議把詹姆斯狄恩給他的姑媽奧坦斯狄恩溫斯陸和姑父馬可斯溫斯陸撫養，他的姑父母住在印地安那費爾蒙特，他們有個女兒，名叫瓊恩，十四歲，是個很可愛的女孩，他們曾一直希望家裡有個男孩，所以詹姆斯狄恩加入這個家庭是很受歡迎的，他變成了瓊恩的弟弟，也做了她最好的玩伴。

詹姆斯狄恩在費爾蒙特的姑媽家裡住了十年，直到他的父親與一個名叫愛瑟的女人結婚，他才搬到洛杉磯與他們同住。當他在印地安那讀高中的時候，他打棒球又打籃球，又當徑賽隊的隊長，並在高三那年贏得了一枚「最佳全能運動員」獎章。他是個窮學生，但對戲劇卻具有優異的

才能，有一回他的戲劇學老師愛德琳奈爾鼓勵他去參加全印地安那州的公開朗讀賽，他朗讀了一段由英國小說家狄更斯所寫的「貴夫人」一書中所摘出來的文章，並且獲勝，隨後他又參加在科羅拉多舉行的全國性的朗讀賽，愛德琳奈爾因為這件事情牽涉的工作太多而勸他不要參加，但詹姆斯狄恩卻堅持要去，結果遭到落選，為了這件事情，他一直都不曾諒解她。

首次工作臨時演員

在洛杉磯的時候，他接受了父親的勸告到「聖塔摩尼卡市學院」去研習法律，但沒多久他又轉到了「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起初他是一個人住，後來他與一個名叫威廉白斯特的人同住一個房間，白斯特是個胸懷大志的年輕演員，他介紹了詹姆斯狄恩在一個電視廣告中擔任臨時演員，這是他第一次的工作，隨後詹姆斯狄恩就在廣告公司充當放映師，每週賺進二十五美元，後來廣告公司的導播發現了他迷人的笑容，便把他由跑龍套的角色提昇到主角，這時他拍三十秒鐘的廣告就可賺進三十美元。白斯特後來變成了劇作家，他曾寫了一齣「詹姆斯狄恩的故事」，這個

劇本一直沒有發行，但它的故事與「養子不教誰之過」(Rebel Without a Cause)的內容是有很多相同的，「養子不教誰之過」這部電影是詹姆斯狄恩的第一部電影。

詹姆斯狄恩在十九歲的時候便立定志向要當演員，詹姆斯懷特摩問他為什麼，他卻回答不出所以然來，詹姆斯懷特摩叫他去找出理由，然後又勸他到紐約去學習一些舞台方面的經驗。雖然詹姆斯狄恩在洛杉磯當過招待員、停車場管理員、放映師、臨時演員，但他總覺得自己無法進步，終於，他在一九五一年的秋季搭上巴士，前往紐約，把一切從頭做起，對於懷特摩，他如此說道：「我欠他很多，當我正茫然無頭緒的時候，他救了我。」

贏得最佳新星名銜

如果說詹姆斯狄恩在洛杉磯是個寂寞的人，那麼他在紐約就更加寂寞，他沒有朋友，也沒有女朋友，又沒有錢，但他有一種能夠認清機會並抓住它的能力。他毛遂自薦地在一艘遊艇上找到了一份管理員的差事，當他發現這艘遊艇的船長有個朋友是在「理查奈許劇場」負責分派角色的，詹姆斯狄恩馬上要求他的船長去替他遊

說，讓他在「再見美洲虎」一劇中軋上一個配角，飾演一個被終身囚禁的男孩。這次的演出，贏得了評論家對他如此的賞識——「一個值得注意的新秀」，這齣戲劇演了五回便告完結，但詹姆斯狄恩已開始扶搖直上。他因這齣戲所造成的聲名而晉身電視界，在「登徒子」一劇的角色中擔任了相當的分量，飾演一個遊手好閒，專門敲詐勒索的同性戀者，詹姆斯狄恩以後同性戀的形象大概就是由此而造成的。在電視以外，他是個美麗的男孩，禮物和請帖自四方向他湧到，他另外的一個形象可能也是自此而始的，那就是他以不接受束縛而聞名，這也使他的經紀人珍狄茜以安排導演和他的會見而深感苦惱，他因此和「登徒子」的導播起了爭執，一週以後就停止了該劇的錄影。隨後他在艾麗亞卡森影藝公司待了一陣子，並學習了一些為人之道，同時也改變了一些不受束縛的脾氣，艾麗亞卡森指派他擔任「天倫夢覺」(Big Eden)一片中卡爾的角色，該片係「華納兄弟電影公司」出品，他因此片的演出而贏得了「大衛布藍姆獎」——「本年度最佳新星」名銜。

一九五五年的五月，他回到了洛杉磯

，在「華納兄弟電影公司」的對面租了一棟房子，這棟房子月租五十美元，隔壁是一家藥房，但他這時的週薪即已高達一千美元。卡森的新發現——詹姆斯狄恩，很快的傳遍全球，卡森如此說道：「詹姆斯狄恩就是『天倫夢覺』裡的卡爾，他對所有的為人父者都心懷怨恨，他有強烈的復仇慾，又有很重的孤獨感和被虐待狂，他又

有疑心病，但除此之外，他具有驚人的天賦」。詹姆斯狄恩在拍攝「天倫夢覺」一片時認識了義大利裔女星皮爾安吉麗，他們相戀，並曾經訂婚，每個人都知道，皮爾安吉麗是他唯一所愛的女孩，但卻沒有一個人知道，她為什麼毀棄了婚約而嫁給了一個名叫維克戴蒙的歌手。詹姆斯狄恩和皮爾安吉麗分手之後，就開始和許多小明星約會，他總是帶她們去看電影，不斷的看電影，包括任何性質的、任何語言的、任何地方的電影，有時也和她們騎著摩托車去兜風，他常常重覆地約會同一個女孩，每次總是喜歡把頭枕在她們的大腿上，而從無進一步的行動，「他需要的不是性愛，而是母愛。」詹姆斯狄恩的一個親密朋友如此說道。他買了一架攝影機，每當他感到憂鬱和情緒低落的時候，他就把

自己攝入鏡頭，他說：「當人們患了神經衰弱症時，用來表達自己所最符合邏輯的方法就是表演。」有一回他攝影完了之後，他的電影伙伴萊麗哈里斯發現他在更衣室裡哭泣，「哭得就像個孩子一樣。」哈里斯如此說道。

強烈個性精力過人

詹姆斯狄恩一向就精力過人，他學習舞蹈、雕刻，喜歡寫詩、作畫，也常閱讀，並曾在車賽中贏得獎牌，安吉麗離去後，他更開始收集槍械、開始下西洋棋、開始學習音樂（包括小鼓、錄音和鋼琴）。

在「天倫夢覺」一片中擔任配樂的理奧納德羅斯曼如此說道：「詹姆斯狄恩對一切都所知不多，但他總是很努力的去求取他所缺乏的知識，事實上他對音樂的認識更少得可憐，但從他對我所提出的問題以及要求我所作的表演來看，他是個可以對音樂建立良好的修養的人。」

詹姆斯狄恩具有很強烈的個性，凡是見過他的人多半都對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熱愛工作，他活在自己的天地裡，他對過去的事情總是感到深深失望，所以他常常是在忙著開始做一件新的事情。他說哈里

斯給了他很多幫助，後來繼續給他這種幫助的人是——娜姐麗華。

詹姆斯狄恩生平僅主演了三部電影——「天倫夢覺」，與萊麗哈里斯合演；「養子不教誰之過」，與娜姐麗華合演；「巨人」(Giant)，與伊麗沙白泰勒合演，其中「養子不教誰之過」與「巨人」兩片都使他獲得奧斯卡最佳男演員提名。皮爾安吉麗舉行婚禮的時候，他騎著摩托車在教堂外守候徘徊，久久不去，安吉麗在婚後不久有一回到他的住處去看他，她告訴詹姆斯狄恩，她已經懷了戴蒙的孩子了，她走後詹姆斯狄恩哭了一場，兩天之後他就

死了。他駕著一輛價值七千美元，銀和鋁造車身的「保時捷五五〇蜘蛛」去加州塞利納斯參加車賽，以八十六英里（一百三十八公里）的時速在加州帕索羅伯斯附近四六六和四一號公路的交口和另外一輛汽車相撞，與他同車的羅威瑟利奇是保時捷車廠的技師，頭部和頸部受到重創，腿骨折斷，另一輛汽車的駕駛人唐納奴史比只受到輕傷，詹姆斯狄恩的頸子卻幾乎整個被切斷，公路巡邏警察奧亨特在這致命的一撞之前的兩小時還發了一張減速警告通知給他。

最具悲劇典型人物

詹姆士狄恩可說是最具悲劇典型的人物，他的生命不只是短促，且在短促的生命裡，多數的時間他都是活在因為失去兩個畢生所愛的人的痛苦當中；他不只是死得很早，而且也死得很慘。皮爾安吉麗的婚姻結果並沒有成功，她和維克戴蒙離婚後又再結婚一次，最後死於「服藥過量」。

詹姆士狄恩死的時候，「養子不教誰之過」方上映四週，「巨人」才剛開始上映，他死後被選為「當年最佳影星」，出資組成「詹姆士狄恩影迷俱樂部」的會員光在美國本土就多達四百萬人，有一本雜誌印了他寫的幾個字——「從另一方面」，賣出了五十萬份，他那輛失事撞毀的汽車被陳列展覽，有多如潮湧的年輕影迷花五角美金去車旁倚坐一番，並攝影留念。在他死後的三年當中，「華納兄弟電影公司」收到成千上萬影迷寫給他的信，這些影迷都假想他仍然在世，「華納兄弟電影公司」收到他的信件之多，為任何一個活著的影星所不及。普林斯頓大學的「勞倫斯赫頓藝術館」陳列了他的石膏像，與貝多芬、濟慈（英國詩人）、薩克萊（英國小說

家）以及許多不朽的人物並列一起。韓福瑞鮑嘉特如此說道：「狄恩死得

恰得其時，他留下了一個傳奇，如果他活著，他永遠也不可能贏得如此的眾望。」一位出版家對他如此作結論——「我原先以為狄恩是一則傳奇，但是我錯了，他是一門宗教。」「鷹石合唱團」為他如此歌頌——「你活得太快，你死得太早。」（徐步台撰，參採徐步台著「藝海流星」）

李瑞年（一九一〇—一九八五）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

北平藝專教授

國畫大師徐悲鴻讚揚「國內油畫風景第一」的李瑞年教授，一九一〇年六月十二日在天津一個大家庭出生，一九八五年八月廿三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七十五歲。二〇〇〇年是他誕辰九十周年，中國美術家協會、首都師範大學美術系、國際藝術美術基金會及北京市美術家協會，於七月十一日至十七日，在北京國際藝術美展館，共同主辦李瑞年油畫作品紀念展，展出作品四十件，觀眾絡繹不絕，報紙、電視也大量報導。

看到新奇縹緲世界

李瑞年個性有些內向，從小愛玩鉛筆，畫畫的興趣是否從玩鉛筆開始，已很難說了。四歲時隨父母遷居北平（現北京），他父親原是留學日本學製版印刷的，他的六叔也來學製版，由於刻版工作的需要，配有專門的教師教素描課，由一位德國教師主持。他六叔的素描畫，給李瑞年留下很深的印象，尤其是當用定畫液噴畫時，透過那一層霧氣，他似乎看到了一個新奇而縹緲的世界。

七歲時進入北平師大附小讀書，畢業後升入附中繼續學習。這時正值新文化運動前後，外來的文學、藝術、教育，都對我國產生很大的影響。上小學時李瑞年的圖畫課成績很好，升入中學後參加了課外美術小組。每當他走進畫室的時候，總有一種新奇、神祕的感覺，產生種種還不明瞭的嚮往，使他對美術課有了偏愛。當時附中的課外生活非常活躍，他學過鋼琴，參加過口琴隊。

風眠展畫吸引力大

上初中時，畫家林風眠從法國留學回

來，在北平舉辦油畫展覽，展出大幅作品，在當時甚為少見。這個畫展對李瑞年的吸引力很大。他第一次見到西歐的繪畫風格，很想將來自己能畫出這樣的作品。

這以後他利用暑假和表哥韓德章一起，參加了一位留日畫家王悅之辦的繪畫學習班，參加的多數是成年人，內容基本上是畫石膏像和人體，有時也到北海畫風景。這是李瑞年第一次正式接觸到繪畫。在學習班裡，他的年齡最小，很羨慕那些年長畫得好的人。

初中畢業後曾報考北平藝專落選，於是繼續唸高中，到了高中二年級第一學期結束，第二次報考藝專，以第一名入學，插班到西畫系一年級，開始了專業的學習生活。

不斷研究色彩奧妙

藝專西畫系的教師，多是從國外留學歸來的，從教學上看，大體都屬於學院派，但又各具特色。例如留法的高樂宜，有西歐十九世紀的風格。教素描的彭沛民，是留英的，基礎很強，教學嚴格。我國少有的印象派畫家衛天霖，留學日本，李瑞年後來很喜歡印象派的東西，可能就是受

到衛天霖的影響。

當時藝專正處於變動較大的時期，最初收初中生，學制四年。隨後林風眠去杭州辦學，由徐悲鴻任校長，除學校改名為北平大學藝術學院，設二年預科和四年本科的大學學制。半年後徐悲鴻離去，由楊仲子接任，學制沒有再變動。李瑞年正是在這時考入藝專，學校班級不多，每班學生也很少，師生之間在課後有較多的時間交往。衛天霖單身一人住在弓弦胡同，李瑞年常去他家，學到設計、雕刻和製作畫框等課堂上講不到的東西。

有一年暑假李瑞年和衛天霖一起住在西山，每天天一亮就出去寫生，很晚才回宿舍，這一次使他對色彩大感興趣，不斷地研究其中的奧妙。在衛天霖那裡他學到了不去畫奇景，而在自己所熟悉的、平凡的東西中想法去表現更深一層的意義。

決心留學幹出成績

那些年藝專有很多職業學生，學校裡經常鬧學潮，李瑞年讀到五年級時，藝專被當局勒令停辦，他們就算作提前畢業離開了學校。就在這時和他同年進藝專國畫系的女友，已有五年的交往，但因家庭的

阻撓和他分手了。在感情與生活的重壓下，他決心要出國留學，要幹出一番成績來。

為了解決出國的費用，李瑞年找了周圍的親友，希望能夠得到幫助和支持，他原來可以依靠的哥哥李建藩，在美國修博士期間，因過於勞累，身體和精神都受到很大的損傷，而病死他鄉，所以祇好另想辦法。經多方努力奔走，最後他的三表舅袁同禮（在北平圖書館任館長）表示願意幫助，並得到瑞年父親的同意，家裡也為他湊了一千元。

一九三三年離開北平乘船到法國馬賽上岸，轉乘火車到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當時已有六名中國學生在比國皇家美術學院攻讀，吳作人是其中之一。李瑞年為了解環境，先到我國駐比國大使館，在那裡碰到了呂霞光，當時呂也在皇家美術學院學習，經過一番安排進入比國皇家美術學院素描班，接受范海倫教授（Van Haelen）指導，隨日夜兩班上課，下午又參加為配合繪畫的各種理論課，這樣一來，一天的時間就安排得非常緊張。因為在出國前沒有法文基礎，現在要一邊學習專業，一邊去補習法文，有一次他竟累得暈倒在車上。

一條曲線被驚呆了

李瑞年是以九十五分名列第一的成績從藝專畢業的，也是范海倫教授班上第一個中國人，開始時凡提到李瑞年，范教授總是稱呼「那個中國人」。第一張作業是人像素描，李瑞年十分用心，但在他接近完成的時候，范教授走到他身旁，一句話沒說，就拿起李瑞年的畫筆，從人物的頭頂直至腰部，重重地畫了一條曲線，便轉身而去。

李瑞年望著這條將整個畫面徹底破壞的線驚呆了。這條線在他的腦海中引起的震波，一直沒有消失。他經過檢討省悟，慢慢地了解這張畫雖然畫得很細緻、很完整、很豐富，甚至於說畫面給人的感覺很美，但是最主要的動態線卻沒有掌握準確。從此他知道了學畫應該學什麼，教師應該教什麼，畫面體現的應該是內在的東西，而不是表面的技法。

成績進步教授親切

半年後他的成績很快從落後的狀況，上升到前幾名，並獲得學年考試第一名榮譽的獎勵。范海倫教授對他的稱呼，也從

「中國人」改變為一個親切的「李」字。從此對他十分關照，有時怕他聽不懂，就盡量慢慢地講，或叫班上一位英國學生，為他翻譯成英語。班上還立下規定，得到第一名的學生，在教授擺好了模特兒後，可以先挑選好的角度位置。

一九三四年范海倫教授介紹他到戴維爾(Delville)教授夜班去學習，讓他接觸更多的不同手法的東西。這位教授更嚴格，年老而有經驗，在那裡他學到了以點帶面，舉一反三的道理，把一張只完成上半部的男裸體像，保留起來。在比利時留學期間，李瑞年有時也去外省市的教堂及博物館參觀，利用假期曾去義大利、英國、德國、法國的博物館中「讀畫」，對他的學習過程，起了很大的作用。

請得官費選修博物

一九三五年因為家中無法再給他資助，由三表舅的幫助向故宮博物館請得一筆官費，轉到巴黎選修兩年博物館學，范海倫教授依依不捨地囑咐他：「不管你走到那裡，不管你學到多少東西，都不要忘記你自己祖國的藝術。」在這之前，李瑞年很崇拜西歐的繪畫，對中國古老的藝術興

趣不大。他聽了一個外國教授對他這樣發自內心的叮囑，使他終生難忘，並扭轉了他的偏見。從此他開始重視從自己祖國的繪畫藝術中吸取養分。

在法國雖然選修博物學，為使繪畫不致荒廢，李瑞年約呂霞光一起進法國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校西蒙(Simon)畫室，學習油畫。在西蒙的班上，教授很少來，但給你的東西卻十分扼要，雖然不進行完整的創作，但每星期有一次是專看創作的構思草圖。教授把基本功和創作，構圖和技法融合在一起灌輸給學生，告訴你用什麼技法才能表現出你的構圖，怎麼練功才能完成你要的創作。這種授課的方法，使學生們也經常處在基本功與創作構思的討論中。李瑞年在西蒙畫室班上的考試成績，都是前幾名，但是許多東西，卻是在以後，甚至回國以後，才從他自己的藝術實踐中，逐漸理解消化。

悲鴻推荐中大任教

由於選修博物館學，到博物館欣賞名畫的時間，自然增多，他常坐在一張畫前半小時或一小時地欣賞。晚上有時到一個買票方可進入的畫室中去畫人體。另外在

法國學習音樂的中國留學生，也常邀他去歌劇院看表演。當時，李瑞年雖沒有意識到姐妹藝術的相互影響，但在以後對他的專業，確實大有益處。他又利用生活中節省下來的錢，購買繪畫有關書籍、資料，就這樣在法國學習了兩年。

一九三七年結束四年的留學生涯，乘輪返國，行至太平洋中，「七七事變」爆發，中日宣戰，踏上國土經上海到南京，遇到日本飛機大轟炸，從國外帶回來的美術書籍、繪畫工具及作品，全部毀於戰火，並開始顛沛流離。得到親友的幫助，先後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國立藝專當過事務員，教過法語，也教過一段素描。一九四〇年隨著教育部組建美術系教育委員會，他到了重慶，任駐會委員，又通過吳作人的關係，一九四二年由徐悲鴻推荐任中國美術學院副研究員，一九四三年徐悲鴻又推荐他任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擔任三、四年級油畫課，直到一九四六年抗日戰爭勝利，學校復員，隨中央大學遷回南京。

油畫風景獲得賞識

在與徐悲鴻相處的過程中，李瑞年認為在藝術生活上得到不少幫助和引導，在

教學觀點上也受到啟發和薰陶，並且為徐大師辛勤作畫的精神所感動，使他在藝術之路上，走向一個新的高峰。一九四一年曾與吳作人、唐一禾、呂霞光、黃顯之、呂斯百、秦宣夫、王臨乙舉辦八人聯展。

中央大學任教時期，李瑞年和徐悲鴻同住重慶沙坪壩松林坡對面的磐溪石家花園，即中國美術學院的校舍裡，白天經常一同步行，過嘉陵江到沙坪壩中大藝術系去上課，晚上飯後便常常在樓亭中間的小院壩裡，一邊乘涼一邊商談著教學中的種種看法。

李瑞年於一九四三年暑假，曾隨同徐悲鴻及中國美術學院的同事到灌縣青城山寫生作畫，徐悲鴻對他的風景畫特別賞識，對傅抱石說：「瑞年的畫是抒情詩。」由於徐大師的鼓勵，他走專攻油畫風景畫的路子。在重慶抗戰時期，是他創作上的一個高潮階段。那時畫的「暴風雨」（原名掙扎）、「採花人」、「嘉陵江兩岸」、「枯樹」、「沙坪新村」等，被畫家們認為是他的代表作。尤其是「暴風雨」，可以說是他在藝術上的自我寫照。

藝術之路不屈不撓

他原想回國教幾年書，再出去深造，但這一願望未能實現。一九四六年徐悲鴻任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校長，李瑞年也隨著去北平藝專任教，並多次舉辦畫展，又兼任北京師範大學教授、系主任。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以「反動學術權威」的罪名被批鬥、抄家、挨打、強迫勞動，人格受到侮辱，作品再一次遭到毀滅性的破壞，又被下放到平谷鎮羅營勞動，一九七一年平反回到北京，恢復作畫，舉行過幾次展覽。一九八〇年七十歲任北京市文聯常務理事，北京市美術協會副主席。一九八一年被聘為第一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一九八二年任北京師範學院學位委員會委員。一九八三年辭去師範美術系主任職務，專攻致力於高等院校美術專業教學研究。一九八四年完成了「北海晨曲」、「荷花池公園」、「太湖」等二十多幅作品，出版「怎樣畫風景」一書，印數達二十九萬二千冊。一九八五年八月因病逝世。他生前曾無愧的表示，幾十年來他確實不屈不撓地在這條藝術之路上探索著。（汪清澄撰）